

□心香

# 我就是个丸子

——遥寄梅葆玖先生

徐 淳

今年春节最爱吃丸子的梅葆玖大大没来奶奶家吃年菜，而且他永远都不会再来了。从爷爷去世后，每年春节大大都会来给奶奶拜年，和我们一起吃年菜，从未间断过，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家过年的一部分。所以今年我们觉得这年味儿少了点什么，少了这么个可爱的亲人。过年，其实过的就是人。我们都不敢提，怕奶奶难过，毕竟她和大大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了。

大大每年都是一点多钟来吃午饭，因为他晚睡晚起。晚上安静，他说那时候工作思维敏捷。他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全家老小拜年，每次都会热情地和奶奶拥抱，拉着奶奶的手说：“二婶，您真精神！身体真硬朗！这是我们大家伙的福气！”然后就会走到爷爷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鞠三个躬。此刻，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在行礼后凝视着爷爷的遗像，默默良久。直到前年在奶奶的寿宴上，他终于说出了那凝视背后的心里话。那天我离着他很近，他站起来，还没开口眼圈就已经湿润了，他说：“当年我这点武功全是我二叔徐元珊老

师给我练的，比如《木兰从军》《虹霓关》《雅观楼》等等。所以我说什么也忘不了二叔，我忘不了二叔就更忘不了二婶。在永光寺中街那院里头，每天我都去练，我这点功夫还真是二叔给我练出来的。他让我跑一个圆场，正着来50个，反着来50个。我说100个我跑得下来吗？他说你跑不下来，你台上怎么走场啊。那时候我练得很狠，所以现在我80了，抬腿就来（大大一边说一边做了个抬腿亮相的身段），所以还得念二叔的功劳。今儿到这来，别的都得让路，就是今儿我得到位。二婶您100岁时我还扮上麻姑，给您唱《麻姑献寿》”。余音犹在耳畔，斯人已随春逝。

奶奶常对我说：“你爷爷没了24年了，这么多年来葆玖对我一直这么好，你爷爷能给他说话，我呢，我有什么用啊？他待人厚道。”大大台上假戏真唱，台下真情不忘。如今这样的师徒情谊已不多了！

赠礼物，发红包。每年大大都会大包小包的给奶奶拿很多礼物——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应有尽有。我记得有一次送了一套俄

罗斯娃娃。除了奶奶有礼物，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个红包，他会双手把红包递到每个人手中，并微笑致意。每次他都会准备很多红包，发剩下的就会都留给奶奶，说“二婶，您就包葫芦头吧，这些都是您了的”。他还会带来很多他的剧照或者明信片作为礼物，每一张都写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说“留个念想吧”。

吃年菜，开玩笑。奶奶家的年菜几十年不变，5个凉菜4个热菜，可是大大每次吃都会赞不绝口，他说只有在奶奶家才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年菜，吃了年菜才算过年。这是什么？这就是传统，一样的菜肴，一样的人，在岁月流逝中吃的是人情味儿。在饭桌上，他不是京剧大师，而是个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的老顽童。他捧起一个丸子说：“我就爱吃丸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个丸子！”这句话一出口，我们都笑了起来。这笑声里既有对他谦虚态度的赞赏，更是对他自嘲精神的佩服。“丸子”是戏班里的行话，是对票友的戏称。他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梅兰芳先生让他一边读书一边在家跟老



师学戏，所以他唱戏没有火焦气，而是一股子清气，因为有文化底蕴。他对京剧艺术的贡献是巨大的。继承不比创新简单，可他却将自己放得如此之低。在他身上，你看不到英雄气概，看到的只是常人品性，温温和和的，这反倒让你觉得他越高大，越可亲可近。

话家常，照合影。饭后品茶，聊家常，大大聊着聊着就会说起戏。有一回说到《贵妃醉酒》这出戏，说到兴起之处，他还来了个卧鱼，姑姑赶紧搀扶，奶奶也伸手拉住他，可他却笑着对大家伙说“看，我还行吧？”语气中透着少年气象。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合影留念。他会说，“我们该照相了，先给二婶照，我带了好相机。二婶，等我洗完相片寄给佩玲，让她给您带来啊。”他再忙也不会忘了把相片寄给我姑姑。如今大大的音容笑貌留在了那一张张照片中，更留存于我们心中。

今年春节的年菜还是那五凉四热。饭桌上，奶奶捧起一个丸子，瞧了半天，笑了笑，我想她一定是想起了大大那句话——“我最爱吃丸子，因为我就是个丸子”。

□食话

## 青龙过江

石 厉

华人自称龙的传人，国人的观念中，有许多事物的根源都可追溯到“龙”，正所谓“来龙去脉”者也。来，是以龙的方式来、去，也是以龙脉的方式去。有关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的传说中，伏羲的形象早就被描绘成龙的形象。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引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龙，上可飞天从云，下可入地潜渊，无所不在，在中国人的想象中等同于主宰万物的上帝。

伏羲（宓戏）在古代又被称作包牺、庖牺等。包即庖，因此伏羲的另外一个称呼也叫庖牺，而庖与厨有关，看来中华民族的这位始祖极有可能曾经就是一位执掌部落厨房大权的首领。这也不难理解，在原始洪荒时代，物质稀有，食材贵重，谁执掌了分配食物的大权，谁就执掌了天下。

龙身的庖牺氏（伏羲）竟然与饮食之事密切相连，那么无所不能的龙怎能不管人间的饮食？说起龙与饮食的关系，在我所有享用过的饮食中，有一道“青龙过江”的汤，至今让我怀念和难忘。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住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小镇的西边有一条十几丈深的涧河。可能是为了战备的需要，镇上唯一的国营粮站，竟建在这条涧河对岸的深山里。我父母当时一直在几十里外的一所“五七干校”学习，平时很少回家，家里只剩祖母和我们兄弟。那时候每个月总有一次，祖母都要带领我和哥哥，推一辆木制的“架子车”去河对岸的粮站拉回几口人的商品供应粮。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天，河水暴涨，将唯一一座从小镇通往河对岸的土桥冲垮。供应粮食的日期已过，因过不去河，买不回来粮食，眼看着家里要断粮，我家的伙食就不得不一简再简，以至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有一天傍晚，祖母从附近农民家的自留地里，买回来半筐新鲜洋芋，晚饭自然就是煮洋芋。祖母将洋芋洗干净后放到锅里，添点水，盖上锅盖，我们就哪里也不想去了，大家守在厨房的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在饥饿中等待，生怕煮熟的洋芋飞走了。自开锅蒸汽从锅盖上升起，屋子里就飘满了洋芋散发出的馨香。不到一个小时，当大铁锅的水烧干，打开锅盖，一锅煮熟的洋芋个个都敞开了花。这才是好洋芋，含水量少、淀粉含量高，吃到嘴里干散醇香。此后多少年，我才知道，黄土高原上的洋芋，是天下品质最好的洋芋。

看着香喷喷的洋芋，祖母先不让我们下手，她说这洋芋面饱，容易噎着人，需要做一份汤就着吃才好。祖母一边说，眼睛一边盯着墙

角的一捆葱。只见她突然躬下身子，将垂下来的葱叶扒拉开，摘下几根硬挺嫩嫩的葱叶，洗干净，掐掉叶尖部分，在一只碗中放入一段葱叶，然后给每只碗中倒满滚烫的开水。只见葱叶漂在碗里，由于大量的开水及热气钻进了叶管，叶管里一团团白色的黏状物，像鱼泡泡一般迸涌而出，浮在水面上。凑近一闻，一股股奇异的香味，扑面而来，完全盖过了洋芋的香味。我们对那些开了花的洋芋似乎突然没了兴趣，都开始仔细咂摸起这碗神奇的汤来。祖母说，这道汤，富人家山珍海味吃腻了，可以喝；穷人家实在没有做汤的东西了，做出来，也可以喝，这就是有名的“青龙过江”。祖母还说，这道汤，即使你再有钱，或者再贫穷，也不能常喝，因为它带有一个龙字，龙是来无踪，去无影。我的理解是，这条龙专为探访我们而来，当青龙已过江，不可重遇。我和哥哥那天晚上第一次喝这道汤，此后再也没有喝过这道汤。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也不愿告诉他，但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喝的一道汤。它的味道似有似无，与杀生害命的荤腥无关，已臻佛儒素心仁爱的境界，犹如艳词中的沧桑、音乐中的旋律，只能在往后的岁月中慢慢体会它玄妙的滋味。

时间一晃而过，几十年前一个凄风冷雨的傍晚，相依为命的老幼三人，他们面前的碗中漂浮的那根绿叶，在我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它就像口吐云雾的过江青龙，没有丝毫的嫌贫富，那样潇洒、那样灵动，曾给困境中的我们带来过一种腾云驾雾的力量。除了牢记祖母的教诲，我更怕失去对它长久的追忆，所以从来不敢去重新品尝。它不可复制，就像传说中的伏羲龙身，难以再现。

## 怀念索安先生

刘 勇

3月15日，一则噩耗传来，柬埔寨王国副首相索安亲王离世。我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眼前浮现，与他交往的情景历历在目，让我不禁长吁短叹，泪沾衣襟。

我是2007年认识索安副首相的。当时，云南建工承接了中国政府援建的柬政府办公大楼项目，先生是柬政府的具体主管。记得一天晚上，刚下飞机，项目组便通知副首相已在办公室等着接见我们了。一时手忙脚乱，赶紧在车上换上正装，直赴柬政府旧办公楼。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桌上铺着绿色毯子，堆满文件的长条会议桌后，一位文质彬彬、极具绅士风度的长者，向我伸出了温暖之手……这一幕永驻我脑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索安副首相。

随着云南和柬埔寨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索安副首相于2011年愉快地与家人一道访问云南，我作为“友善大使”，全程陪同先生及家人在云南活动。记得那是9月初，丽江阴雨不定，从热带来的先生一家人兴致勃勃地乘上大家索道缆车登上玉龙雪山欲睹千年冰川，不料上到雪山时，一时浓雾重重，雨点纷飞，不知西东，我的心情一时郁闷得很。就在这时，丽江当地陪同的官员却向先生说道“贵人到、雪山笑”，然后转身向着冰川方向浓雾喊去“贵人来，雪山妹妹开开。雪山妹妹开开”。不一会儿，浓雾突然神奇地散开一角，尽显千年壮丽冰川！一时全体人员都异常兴奋，抓紧拍照留念。我又乘着大家兴

致，跑前跑后，组织大家集体合影，待大家集合站好，我准备冲上前加入集体时，脚下一滑，一个后仰摔在地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长时间的交往中，索安副首相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是长者、智者，更是勇者。绅士的气质下有一颗为国、为民的澎湃之心，他为柬埔寨王国的发展，为吴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推进柬中友好合作倾其心血。他对我及我代表的云南企业十分信任。“别急，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先生交代给暹粒国际机场柬方谈判组的原话。自2013年起，在先生的关心下，云南企业启动了和柬埔寨有关机构关于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项目谈判。由于种种原因，项目谈判磕磕碰碰，起起伏伏，一直未能实质推进，谈

解备忘录延了又延。柬埔寨谈判小组几度失望，欲下最后通牒，要求终止与云南方的谈判，每每这个时候，先生总是交代谈判小组这句话！终于在2016年10月13日，在习总书记和洪森首相见证下，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项目交换签约正式文本，并付诸行动。签约前，先生特意抱病从新加坡赶回金边，特设家宴款待全体工作人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亲自签约，又亲自当着习近平总书记和洪森首相的面交换文本，庄重地完成了生命中又一件主导的利国利民也有利于柬中友好合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大事！项目正顺利推进，而签约刚刚半年多时间，先生便驾鹤西去，让人唏嘘不已，悲痛万分！仅以此短文悼念索安先生。索安先生千古！

## 房间202

段爱松

母亲把几十条床单、被套等搓洗漂洗干净后，常常，我的父亲也会搭把手帮忙晾晒。

从西门旅社一楼到三楼，走道前沿，绿漆空心铁栏杆拴好的铁丝线上，整齐错落挂排着这些不断渗透水滴的床单、被套、睡帽……有时候，洗得太多晒不下，只得临时在这个小院坝两棵古滇松风树和斜对面土基墙体大铁钉之间，扯几根麻绳晾晒。

一阵阵风和阳光，晃动着这些湿漉漉的以白色、军绿为主，深深浅浅的阴影。在父亲记忆中，三层楼，十几间房间，像是被那些旅客的过往激活了一般，在他的目光里跃动起来。

这幢青红砖混杂堆砌而成的板结房，停驻在晋城小镇北部的乡镇公路边，甚至于2017年初西门旅社被一台挖掘机铲为砖块瓦砾时，也未能阻挡它继续存在和流动于父亲记忆的血液和骨髓里。它曾经人住过无数漂泊的过客，同时仍然期待着更多人的到来。

父亲喜欢在旅社202号房间靠

南的窗子，通过走廊，观察院子里的人们在做什么；还喜欢透过靠北的窗子，看着这条由昆阳通往昆明的乡镇柏油公路上，日渐增多的汽车、马车、单车、摩托……让他快有些数不过来。

父亲在西门旅社漫长的经营和守候中，有时希望安安静静想一些问题；有时又期待外界，发出更大的响动，哪怕这些响动与他毫不相干。他期盼着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产生紧密关联，最好是产生奇迹一样的效果。他在容纳我们一家人生活和睡觉的202房间里做过无数次梦，梦见他远在海外的父亲回来了；而他的母亲一直和他说着话，就像是并没有真的死去过。

晚上睡觉，我母亲喜欢大咧咧开着朝南的玻璃天窗。她的床，紧紧挨着这个窗子。父亲则睡在靠北的窗子边，他喜欢把窗子关得严严实实。我和妹妹的床隔断了他们。后来我和妹妹都到外地求学，即使偶尔周末假期回来，再不愿意回202房间。

但是，202房间空出的床铺，我

父亲一直没有想动，也没动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母亲喜欢一个人睡了，而父亲也习惯了这样。早些年，我和妹妹还住在202房间时，曾经为开窗子的事情，父亲和母亲多次争执过。母亲嫌人多沉闷，非要把南北两道天窗全部打开。父亲不答应，他觉得很危险，他说曾经在梦中，有黑色的东西从南面的天窗上沉重地爬了进来。并且，父亲听不得深夜北面窗外偶然载重汽车经过时，发出的巨大轰鸣。

父母为此僵持不下，最终只得母亲开她那面的窗子，父亲关着他这面的，好在窗帘布都是统一的，是母亲把旅社带花纹的废旧被套裁剪，当作了装饰。父亲似乎不太喜欢那种已经褪尽鲜艳的窗帘花色。

为此，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不过，隔在父亲和母亲中间，我和妹妹床铺形成的某种距离感，好像也能消解父亲和母亲之间诸多分歧导致的芥蒂。也许人都开始变老了，但更可能是，梦和曾经的酒精消耗空了父亲，以至于在现实中他常常觉得自己越来越轻，在梦

境中却越睡越重。

父亲曾经一直以为，他和母亲之间，是因为隔着这两个孩子的缘故。现在看来，是他自己和自己中间，隔着他一直苦苦等待着的、那个似乎已经上路了的、他的父亲的脚步声。

大概是因为我和妹妹看出了父亲和母亲之间关系的微妙，有时，父亲会对着我们憨笑。我和妹妹稍大一点后，有一次犯傻，竟调笑父亲和母亲说，大白天的，怎么还在202房间拉起花窗帘。

母亲这时急得就骂：“你这两个小挨砍的……”

父亲以前听到她用这句话骂孩子，会比较愤怒。后来突然并不觉得不妥了，反而有种遥远的亲切与温暖。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我的母亲、我、妹妹，这么些年，一家人都还好好活着。父亲说过，他的母亲也是这样骂过他，但现在我的奶奶的确已经死去很多年了；而我的爷爷，我父亲的父亲，是否也感应到，我奶奶曾对我父亲有过的、那一声加重了口气的臭骂呢。



## 无色之梦

郑思凝（寄自美国）

做了一个梦，一个晶莹剔透的梦。在梦中，我看见时光在沙漏里流转。一束阳光反射在我房间的砖墙上，照亮了爬满藤蔓的昨天的角落。沙漏里的沙子在慢慢滚落，房间里的齿轮在旋转中隆隆作响，这声音仿佛预示着——未来。

越过五百英里的起伏山谷，我潜入海底两万里。在我闪烁光芒的瞳孔的深处，每种接收到的颜色都是新的可能。改变的能量从我颤抖的指尖上涌出，因此我朝着摇曳的光芒扔出一架小小的纸飞机。这架纸飞机本是一封写有字的信，在蕴藏的文字中，我寄托了所有牵挂。

做了一个梦，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在梦的幻象中，我看见了欢乐岛。不论周围的世界如何变动，对我来说时间都是无色的静止。一张揉皱的泛黄信纸安坐在轮椅的把手上，寄托了我对明天的所有愿望。即便如此，我依然能听到脑海里那个鼓励的声音，复苏了我心中的时钟并让分针划过又一个十二点。滴答，滴答，滴答……我的世界开始转动。



皖南小镇（中国画） 赵勤玉作